



我们回家

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

王一心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江苏省侨联策划 南京师范大学侨联:

我们回家

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

王一心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回家：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 / 王一心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209-07180-2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归国华侨—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3787 号

责任编辑：王海涛

我们回家

——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

王一心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格 16开(169mm×239mm)

印张 21.5

字数 310千字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

ISBN 978-7-209-07180-2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888

序

上世纪中叶的一个秋天的下午，一位 56 岁的湖南人，在面色庄重的一群人的簇拥下，登上昔日皇帝颁诏的高近四十米的北京紫禁城的正门城楼，面对城楼前原宫廷广场上黑压压的群众，舒缓而高声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的南方口音通过高音喇叭在广场上空回荡，使本已兴奋的人群沸腾起来；消息传到海外，无数的华侨也激动起来。

华侨侨居别国，与祖国隔山万座隔海连天，但命运却达蹇相系：祖国强盛则华侨眉扬腰直；祖国弱败则华侨受人轻视欺侮。所以华侨对祖国的兴衰十分敏感，对祖国的晴雨也格外关注。

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年间，对于祖国，华侨曾有过两次始喜终悲、由满怀希望而坠入巨大失望的经历。一次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华侨本即那场革命的主导力量，以至孙中山有言：“华侨为革命之母。”所以华侨对好不容易挣脱了清政府枷锁、早就贫弱不堪的祖国，特别寄予了厚望，可是后来出现的局面，不是祖国走向安定复兴，而是军阀割据混战，华侨的心不由地冷了半截。

第二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中华民国难得有了十年的黄金发展期，可建设刚有起色，许多计划还有待实施，日本侵华战争又全面爆发，中国再一次跌入苦难的深渊，华侨的心随着祖国山河一起碎了。

中国对日惨胜之后，华侨又经历了国共内战的几年心灵折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华侨的冷漠，也使许多华侨对它心灰意冷、离心离德，转而对新兴

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抱以希望。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一改昔日政府懦弱无能的姿态，而显现出“睡狮醒了”的新形象；国内则呈现出上下齐心、各行各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些都使华侨们欢欣鼓舞。新政府执政伊始，就表现出对于华侨的关怀和重视，又使华侨们感到似乎等了几十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当新中国表示欢迎海外华侨回国求学深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华侨们便立刻如决堤之水，汹涌奔向祖国的怀抱来了。

本书所采写的21位华侨，就是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10年，百万华侨归国大潮中的朵朵浪花。其中，13位来自印度尼西亚，3位来自马来西亚组成前的沙捞越，两位来自缅甸，其他几位分别来自法国、泰国、柬埔寨；另外还有一位港胞眷属。

屈指来算他们当初毅然归国的日期，赫然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可不是吗，回国那时或世事懵懂的少女，或踌躇满志的青年，如今最小的也年届七十，而年逾八十的也有四位了——在令人惊异时光似箭的同时，“历史”二字也在岁月的荡漾中渐渐清晰地显影了。

人们常说历史总会重演，事实上重复出现的不过是一种相似的现象，即如大自然的四季更替、周而复始，也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既然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花儿怎会例外？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由此说来，遭遇侨居国那样的环境变迁、际会祖国那样的时代风云的一群青年华侨，那样一群有着对理想的狂热、有着对祖国的渴慕，以及宁愿抛弃一切、执意选择归国效力的青年华侨，他们以及他们的举动，抒写了一页特别动人的历史——“动人”在于可歌可泣，“特别”则在于永远不会再有重复——历史也因此不应忽略他们。

记住他们，铭记那段历史，这是作为后辈的我们，能够做也应当做的事情。

王一心

2013年1月4日于小仓山

目 录



序 / 001

第一章 不同的归因 / 001

- 01. 张健培——二叔回国把侄儿的心也带走了 / 002
- 02. 谢瑞如——父亲思想红过大陆人 / 006
- 03. 章文熙——牢狱之灾使父亲改变了计划 / 017
- 04. 赵英凯——外祖父冷遁的召唤 / 035

第二章 艰难的高别 / 041

- 05. 谢莲香——母亲叫了警察捉女儿 / 042
- 06. 施彩凤——父亲扮作羽毛球拍商人 / 064
- 07. 蔡月星——母亲的调虎离山计 / 075

第三章 相异的旅途 / 087

- 08. 陈汉民——差点在米舱里窒息 / 088
- 09. 李毓铎——如同凯旋 / 093
- 10. 郑婴三——船上风景：姊妹花 / 110

第四章 祖国第一课 / 125

- 11. 王振坤——口袋里的黄花草 / 126
- 12. 江以敏——当兵“政审不过硬” / 144
- 13. 林得春——“泄密”的伤害 / 152

14. 李玉瑛——蒋介石是谁？ /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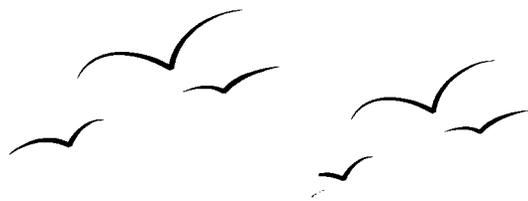
第五章 特殊的经历 / 191

15. 叶培植——钉钉子：摩尔斯电码？ / 192
16. 蓝万隆——“不是人过的日子也过过了” / 198
17. 邵丽珍——五元钱还了三年 / 208
18. 张珍英——温室花朵栽在盐碱地里 / 225

第六章 丰富的人生 / 255

19. 林素月——蛙泳与仰泳 / 256
20. 冯明利——肾病专家下海弄潮 / 283
21. 钱佼汝——名字是祖父钱基博起的 / 310
22. 郁美兰——出生在父亲郁达夫遇难的那一晚 / 319

后 记 / 334



不同的归因

当年在华侨回归新中国的滚滚潮流中，各个年龄段以及不同职业的人都有，但主流是莘莘学子，他们的这一爱国举动，主要是庭训与受学校教育的结果，前者如长辈亲身经历的长话短言，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尤其是后者如师长的启发与教诲，同学之间的比较与影响，青少年的热血终于被引沸。华侨蜂拥而归，在热情爱国的共因下，个人的原由不尽相同。

张健培——二叔回国把侄儿的心也带走了



张健培

张健培 1952 年夏天从印尼回到祖国，回国时正好 20 岁，2012 年正好 80 岁，回国整整 60 年。他高高的、瘦瘦的，说话慢慢的、轻轻的，与人们心目中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十分吻合。他是第三代华侨，最初是祖父到达印尼，“到那里搞什么东西呢？”张健培说，他的意思是祖父的谋生之道，也仿佛画出了祖父当年站在热带的土地上放眼四望，寻思立脚之策的一幅图画。“牙医。印尼甘蔗多，蛀牙多……”张健培笑道。大家听了也都笑了。



张健培祖籍广东中山县，自祖父那一辈开始离开中国去印尼谋生。他的父亲张应芳生在祖国，长到十几岁时，是由祖母卢氏回国来把他接走的。

张健培的祖父张瓚琴是位牙医，印尼甘蔗多，患龋齿的病人自然就多，所以祖父到印尼，无须像一般华侨那样从做苦力开始。生活虽不像一些经商的华侨那样大富大贵，但也总归是衣食不愁的了。

张健培的家在印尼雅加达，祖父去时还是在荷兰人的统治下，荷兰人给雅加达取的名字叫巴达维亚。父亲张应芳到印尼后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读过几年书，读到相当三四年级，学的是荷兰文，后来就跟着祖父学牙医。

张健培老家广东中山县的同乡去印尼的人不少，有个姓郑的同乡，到印尼时把他妹妹郑金凤也带去了，后来郑金凤就与张应芳结成连理，她便是张健培的母亲。

张应芳成人后子承父业，与妻子一道开牙医诊所，生意挺好。他们生了4个孩子，张健培是长子。

张健培6岁的时候入了广东同乡会办的广仁小学，念了6年，快要毕业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攻印尼。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张健培父母带着全家逃难。

日本人投降后，家庭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张健培的家长又开始为张健培选择继续读书的学校了。

有一个叫司徒赞的人，也是他们广东人，在20世纪10年代末自南京暨南学堂毕业后，来到印尼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担任过多所学校的校长，也做过报社编辑，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抗日战争之前与之后各时期，都十分活跃。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还曾被捕关押在集中营。日本战败后，司徒赞联合广仁学校、华侨中学、福建学校，商定三所学校合办一所华侨中学——“临时联合中学”，于1945年10月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司徒赞被推为该校常务委员。

1946年7月，中华总会文教部根据主办联合中学的三大侨团的提请，决定将联合中学更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在之后的常务董事会议上，司徒赞被推举为巴城中学第一届校长。

张健培顺利地考上了这所学校。

张健培所受左派思想的影响，除了“巴中”以外，还来自他的二叔张应华（别名张华），他是印尼华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当时张健培家订有两种华文报纸，一是《生活报》，另一份是《新报》。《新报》也是左派报纸，但不像《生活报》那样激烈，比较温和。张应华还是一位话剧演员，演过一些进步话剧，比如陈白尘的《升官图》等。他因思想左倾，为印尼当局所不容，一度东躲西藏，后于1951年回到祖国。

二叔的离去，使张健培对新中国更加向往。张健培的父母虽然不像二叔那样积极鼓动他回国，但也很开明，不阻拦他回国。其实从情感上来说，他们应该是希望张健培留在他们身边的，因为他是老大，下面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还小，而且父亲的身体也不好。但他们毕竟爱国，也相信儿子在祖国会更有前途，会生活得更好。

1952年6月，张健培离开印尼，回到祖国，被安排在一个临时处所，准备参加高考，高考在7月举行。

张健培参加高考，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大连工学院，后被大连工学院录取。

张健培就读于水利系水利工程专业，读了四年，还做了班干部。

张健培回国才半年，父亲就因病过世了！牙科诊所家里无人顶替，只能向外请人，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家就这样败落了。

后来整个家就靠大妹妹支撑，小妹妹因为读书用功，在印尼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也于1959年回到祖国，考上厦门大学，毕业后在杭州清河中学当数学老师。

张健培从地跨赤道、年平均温度 26°C 上下、无四季分别的热带气候的南半球国家印尼，一下来到地处北半球暖温带、四季分明、最低气温近零下 20°C 的大连，本来在气候上就很不适应，他接到父亲病逝噩耗的时候，正是他到大连的第一个冬天，是大连最寒冷的季节，其心情可想而知。

除了气候，不适应的还有饮食，那时他们常常吃磨得不很碎的玉米碴，肠胃受不了，许多人都大便出血。

除了自然环境与饮食，政治气候也很严峻。张健培一入学，正赶上紧接着

“三反运动”的“五反运动”掀起高潮，虽然运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学生的，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接二连三，造成社会的肃杀之气，不可避免地使所有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何况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侨生。

张健培大学毕业时，学校从各专业选拔了10个同学到清华大学深造，到当时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主办的一个研究生班进修。可是才一个多月，反右运动又开始了，

钱伟长成了右派，研究生班随即暂停。相当于工作分配，研究生班上学生各人的人事关系就转到了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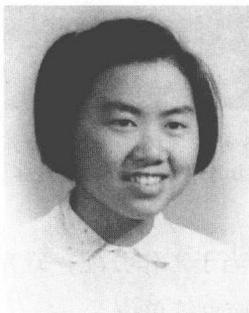
选择去向时，张健培就选了南京，被分配到河海大学的前身华东水利学院。研究生同学一同分来的有三人，其中一位叫赵文绮的女生也是张健培的大学本科同学，当时他俩已在恋爱中。张健培在理论力学教研组，赵文绮在河川系工程力学教研组，都搞教学。

半年后，清华大学研究生班恢复，张健培与赵文绮重又回到清华，两年后毕业，再回到华东水利学院当老师，一直到以副教授退休，两人同属于河海大学力学材料学院。



张健培 1952 年 6 月回国经深圳罗湖口岸时的情景。问题是，大家都肩扛手提，是谁拍了这张相片呢？

谢瑞如——父亲思想红过大陆人



谢瑞如

谢瑞如 1953 年从香港回大陆。她的父亲早年从大陆到马来亚一带谋生，三年后辗转来到香港，在香港长洲岛定居下来。谢瑞如生在香港，要从身份上认定，那么她是一位“香港同胞眷属”。谢瑞如回大陆念了中学、大学，而后分配工作，退休前为高级工程师。谢瑞如爱笑，听她说话，说说就笑，说几句话就笑，一句话没说完也笑；说到开心的往事笑，说到伤心的往事也笑。

“休克式”地转变了家庭生活方式

谢瑞如的外公家在广东淡水县（今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在当地颇有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家庭败落，外婆带着女儿——谢瑞如的未来母亲李仕纯逃难，流落到香港。因生活没有着落，只得想办法赶快把女儿嫁掉，于是经人介绍，把女儿嫁给了大同乡的谢进。

谢瑞如的父亲谢进 1905 年生于广东惠阳县坪山镇（今属深圳市龙岗区）下坡村一个农民家庭，1927 年为生活所迫离开故乡，

去了马来亚一带，在橡胶园运送橡胶。因他的叔婆在香港，便于1930年到香港去了。李仕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发妻因病去世。

谢瑞如的父亲谢进到香港后，谋到消防员一职。香港政府后来把他调到香港西南面的一个形状狭长的渔港岛屿——长洲岛，又称哑铃岛。长洲岛面积只有2.4平方公里，岛上不通汽车，出门就坐船，到香港市区也需坐船。当时岛上连谢进一共只有两名消防员，他们的工作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救火，而是兼任了警察的一部分职责，所以在当地威信较高。因为是政府职员，生活自然也很稳定。谢进与李仕纯结婚，生了谢瑞如之后，又生了4个女儿1个儿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不敌日军而撤退了。谢进滞留小岛，等同留守，他住在岛上的警署里，警署周围有许多空地，没有人给他发工资了，他就种地维持生计。

抗战胜利后，英国政府荣归，把昔日的职员招回去欲重新安排工作。不知

BIRTHS AND DEATHS REGISTRY, HONG KONG
香港生死註冊處

CERTIFIED COPY OF AN ENTRY IN A REGISTER OF BIRTHS
根據生死註冊條例規定而發給之
KEPT IN TERMS OF THE BIRTHS AND DEATH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出生登記條例內一項註冊紀錄之證書

(I) No. 編號	(II) When and where born 出生日期及地點	(III) Name, if any 姓名(如有者)	(IV) Sex 性別	(V) Name and surname of father 父親姓名	(VI) Name and maiden surname of mother 母親姓名(包括原姓)	(VII) Rank or profession of father 父親之職階或職業	(VIII) Signature, description and residence of informant 登記人姓名、住址及職業	(IX) When registered 何時登記	(X) Signature of registrar 註冊官之簽名	(XI) Name of address after registration of birth 註冊後之住址
91 S.	4 th December, 1938. Haw Par Hosp.	SUI YI 瑞 儀	Female	TSE, CHUN 謝 俊	LI, SHUN 李 純	Fireman	廖翠琼 Liu, CHOI KING Midwife Haw Par Hosp.	5 th December, 1938	W. P. DELAHUNTY	

CERTIFIED to be a true copy of an entry in the register of births in Hong Kong this 15th day of October, 1962
此證明此乃本港出生登記冊內一項註冊紀錄之真實副本

Fee: \$5.00
費用：伍圓正

AUTION— Any person who (1) falsifies any of the particulars on this certificate, or (2) uses a falsified certificate as true, knowing it to be false, is liable to prosecution.
注意：任何人士，如(一)更改本冊內之任何項詳情，或(二)明知證書係偽造而將之用作真實而使用者，則有違反法律之虞。

DR 23 C 916392

谢瑞如在香港的出生证。

谢瑞如——父亲思想红过大陆人

是英国政府在对日战争中的表现令谢进鄙夷，还是他在自耕自足的生活中忽然对生命有了新的体悟，重新确立了人生的志向，他竟然断然拒绝再去做英国政府的一名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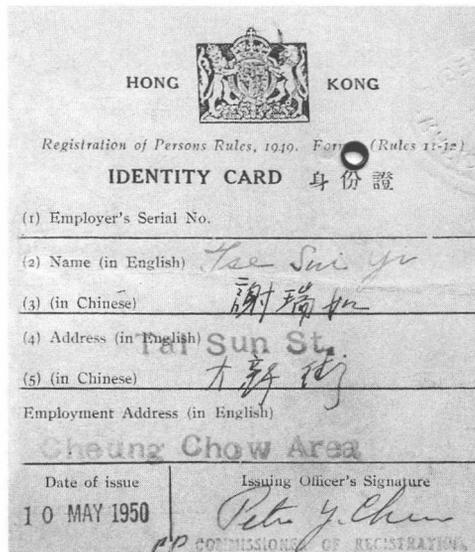
如此大的决定，关乎全家人的生计，谢进竟然也不与妻子商量，甚至于不跟妻子谈他真实的想法，只是把他辞职不干的事实推到妻子面前。

谢瑞如的母亲大惑不解，追问丈夫原由，谢进也无多话，翻来倒去只两句：我不为英国政府干了！不为殖民主义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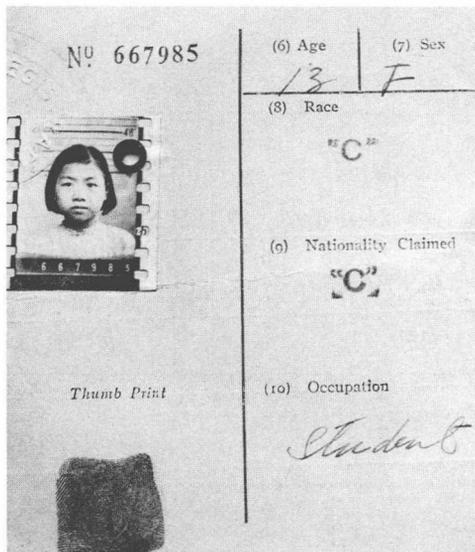
李仕纯除了不解，更多的还有惶恐，本来生活很稳定的，忽然一下子没有收入了，这一家大小如何养活？甚至于，你既辞职，警署当然就不能再住下去了，你得搬家——天哪！往哪里搬呢？一夜之间，他们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

话不多的谢进当即用行动回答了妻子。谢进在当地，谁都认识他，他就向人租了一块地，开始种菜。有一个朋友在偏僻的山上，靠近坟地有几间房屋，对谢进说，如果你不嫌弃就去住吧。

这样的生活落差令李仕纯万难接受，可是谢进任妻子如何数落与责问，就



谢瑞如的香港身份证（封面）。



谢瑞如的香港身份证（内芯）。

是不吭声，只顾埋头种菜，并开始往山上搬家。

两三个月后，种下的菜长出来了，谢进就叫妻子到街上去卖菜，说卖了菜马上就有饭吃了。李仕纯哭笑不得，却也无可奈何，只得照做。谢家就这样被家长“休克式”地转变了生活方式。

1949年前后，香港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一些发展，各地各行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成立了各种工会。谢瑞如的父亲谢进以种菜为生，属于种植工会。他参加种植工会一年以后，因为有为大家服务的热心，本即在群众中也有一定威信，因此被推为种植工会理事，负责香港各岛屿，以及九龙的周边诸如罗湖、元朗、荃湾一带，后来被称作新界的，这一带农民的工作。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他的工作内容又多了推销国货、宣传祖国大陆等。50年代大陆发行国债，谢进又帮着推销，经常是吃完晚饭他就出去了，向农民做宣传和推销。1953年谢瑞如回大陆，他没有金银财宝给女儿，只给了她一把债券。



少女时代的谢瑞如。

谢进在工会系兼职，一般是晚上出去工作，但忙起来，也时常白天抽空奔忙。20世纪50年代前期，香港土地开发，港英当局、开发商人、农民几方之间常会产生矛盾，谢进就常要代表工会维护农民权益，与当局交涉，与开发商讲条件，有时还要打官司上法庭。

回大陆事宜被父亲包办了

1953年的上半年，谢瑞如读到小学五年级，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升学成了问题，而父亲知道女儿还想读书，忽然有一天他对她说，走，跟我走。他把她带到香港本岛，走进一个学校，原来是叫她去参加一场考试。

谢瑞如进了九龙旺角的一个劳工子弟学校，她的同学多是工会职工的孩子。学校每年都会组织一部分学生回大陆读书，谢进的用意很明确。

这所学校培养学生的针对性也很强，它不学英文，也不学香港政府指定的

地理教材，倒是悄悄在用大陆的一些课本，遇到港英教育当局来学校检查，就赶紧叫学生收起来。

因为学校离家较远，坐船要一个小时，而叔婆住得只相隔三四条街，谢瑞如先住在叔婆那里，临近毕业的时候又一度就住在种植工会的办事处。

也许父亲惯于自行做主，也许是怕妻子反对，所以谢瑞如的母亲对女儿到旺角去读书不明就里：

“怎么把她送到那里去住宿啦，这么远！”

父亲也不吱声，只叮嘱女儿专心读书。他自己帮着女儿把回国的手续一样一样都办齐了。

1953年7月，香港劳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把谢瑞如，和她班上的一共二三十个同学一同带到深圳，送到广州。经过简单的考试后，分配到各个中学去读书。

谢瑞如被分配到广东中山大学旁边的第六中学念初中，当时因为年纪小，15岁还不到，只身到了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自然会想家。入学不久就到了国庆节，一个大宿舍里，女生全都跑光了，有的到亲戚家去了，有的去找在别的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去了，百十号人的偌大宿舍里，只剩下了她一个。谢瑞如在异常冷清的宿舍里，孤独之感忽然袭来，她鼻子一酸，哭起来了。

宿舍管理员知道了，马上向老师报告。老师随即来了，搂着她安慰道：不



谢瑞如的小学毕业证书。

要紧不要紧，晚上我们与男生一起到中山大学去玩。中山大学有许多庆祝活动，很热闹。谢瑞如也开心起来。回校的路上，老师又说：不要紧啊，谢瑞如，给你找了个伴哪，高三的一个同学，她也不回去，跟你一起了。

就这样，谢瑞如慢慢适应了新环境。毕竟广州离香港也近，她初中期间也曾回